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體物

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

唐書

虞世南傳

林邑國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太子右庶子李百藥

爲之賦

唐書外夷傳

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令之逸曲孫鮑江蕭之妙韻莫不雜陳麗美粗舉採掇豈所謂究厥豔態窮

其風謠哉頃乘暇景厯睹衆製伏翫累日有不滿焉遂

作賦曰

王勃採
蓮賦

王子安集

廣漢山谷有竹名慈生必向內示不離本修莖巨葉攢
根沓柢叢之大者或至百千株焉而縈結踰乎咫尺好
事君子徒爲堦庭之翫焉吁嗟非此土所有乃有厭流
俗之譏動鄉關之思者蓋撫高節而興歎覽嘉名而思

歸遂爲賦曰

王勃慈
竹賦序

王子安集

日昨於著作局見諸著作競寫雙槿樹賦蓬萊山上卽
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楊子見而無言

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幹吹噓變其死
生落葉凋花翦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
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若布衣藜杖
巖棲藿食當堯時而非吏處漢代而無田學涉蕪淺文
多瞽陋宜其屏竄用其靜默蓋窮而思達人之情也卑
而應高物之理也故疾雷作而蟄蟲飛浮雲興而石磻
潤不可廢也雖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草澤有人亦
國家之美事也故復獎刷芻鄙作雙槿樹賦辭義猥薄

退增慚醜

盧照鄰同崔少監
作雙槿樹賦序

盧昇之集

天授元年勅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
雞鳴後至翳林仗閣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於御橋
之西玉池清冷紅蕖齒舊謬履扃闔自春徂秋見其生
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
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卽有
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
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

述秋蓮賦焉

秋蓮賦序

文苑英華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祕書省正字太子

司直宗秦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

食物命余爲麀尾賦焉

麀尾賦序

陳拾遺集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猩駝峯未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麀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寶云云若六朝已來則以麀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漁洋詩話

鴻墀

謹案士正夫於亭雜錄又引酉陽雜俎謂鹿尾

不始於唐

沈佺期黃口讚序云聖歷中有勅東觀修書黃口飛落
鈔槩間奉宸主簿李崇嗣命采花哺之河東薛曜邀余

爲讚

唐詩
紀事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
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
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成式以
昔邪爲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
成式亦自不識

夢溪
筆談

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
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崔公博學豈不知瓦
松自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筆談曰段成式
以昔耶爲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
草觀國按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
者石髮補空隙者垣衣在屋曰昔耶在藥曰陟釐若然
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

學林

鴻墀

謹案胡應麟筆叢謂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
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

成式也又云清異錄拆瓦松字爲一元木公穿鑿尤甚

段成式云崔融瓦松賦不知爲木與草梁簡文帝詩依簷映昔耶蓋瓦松也按融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若謂其不知爲木與草江淹并閭頌異木之生疑竹疑草豈亦不識爲椽乎又融賦慙魏宮之烏韭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葦荔狀如烏韭郭注烏韭在屋者曰昔耶在墻者曰垣衣本草在石曰烏韭在屋曰瓦松一物數名其實一也張華詩昔耶

生戶牖王僧孺詩朝光照昔耶簡文之昔耶卽融賦之

烏韭耳

管城
頌記

先天二年十月僕客於郢山之胡氏胡氏之子體道之
疑命與僕有忘年之厚焉常以暇日登高縱觀見火燎
於野壯而偉之因謂僕曰吾讀文多矣未嘗見有賦於
是者試爲吾賦之僕時負譴觸物多興援毫斐然豈近

聲律

崔湜野
燎賦序

文苑英華

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爲時所稱

唐書薛
存誠傳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尙直本

霜封蕪雜大同於眾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訝而未識
吏或告余曰此長虞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
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古人所爲得髣髴其旨

爾

蘇頌長樂
花賦序

文苑英華

先天歲夏五月頌蒙恩旨傳還洛京時韋祭酒丈人任
膺居守嘗撰素木盤盃分諸好事頌旣至丈人垂眷猶
昔銜衣撫孤得拜清顏訴窮款於此矣他日復往又以
木器分之亦頌斯惠豈散則當棄木有先容而見知豈
朴則能堅器有晚成而獲贈覩以爲誠仍邀作銘退而

力鄙懼不如命

蘇頌素木盤孟銘序

文苑英華

國子祭酒韋公好遊山水器珍雅素因適湯泉見梗梓
枌榆良材滿谷乃命山工作爲盤孟盎罍樽觶呈其文
理素而不飾還都分遺好事者說受賴盤孟二事以銘

之云爾

素盤孟銘序

張燕公集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
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
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於南
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

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
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間議欲爲賦述而世
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
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
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

道揚其實遂作此賦

張九齡荔枝賦序

曲江集

鴻臚

謹案左太冲賦云邛竹緣嶺困桂臨厓旁挺龍

目側生荔枝曲江賦全反其語故曰雲煙沃若孔翠
於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

見疵玉海宋隆興九年御書荔枝賦賜閤門舍人張延年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

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
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
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
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
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
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尙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
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
諶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

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興芮熠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兩侵澁苔蘚尙想墨本傳

東吳正賦此也

容齋四筆

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

銘大爲時流所賞

唐書獨孤郁傳

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

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未至善擊甌者請卽清讌
爰騁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
揚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爲賦云

張曙擊甌賦序

吳筠著竹賦云一筍明其允嗣三節獲乎嬰兒

筍譜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鱠之奠蓴生於春至
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
菜蓴羹鱸膾鱸固秋物而蓴不能曉也

墨莊漫錄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

聳內發墨色幽竒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子銘

底

高君仙
硯銘序

昌黎文集

余病瘡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慚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辯伏神
文序

柳河東集

斬曲几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椽木爲几愚恐几乃

古之年高者席地時所憑毛其形枹身不容不曲几非

後世所用也

黃氏日抄
讀柳文

傅負版郭璞注未詳卽柳子所爲作蝨蝮傳

匡學
紀聞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

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磐石
銘序

白氏長慶集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
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
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讚之

騶虞畫
讚序

白氏長慶集

獬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
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
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
因有所感遂爲讚曰

獬屏
讚序

白氏長慶集

壽安令白昊子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
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雕貺予予愛之因題讚云

畫雕
讚序

白氏長慶集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
如栴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

樹形團團如帕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
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
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
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
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宋以後人豈能爲

此等語乎

譚苑
醒酬

唐人白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
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靈一
詩曰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濾水蓋僧家戒律有此

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

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

丹鉛
總錄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魏貪魑曲盡小人之情狀魑

魅之夏鼎也

困學
紀聞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祇聞一過不及苑中

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

倒

許顛
周詩話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

以當壚爲業爲不埽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

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餽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
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盛行太和元年及第

北夢
瑣言

太和元年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一日看
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
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泣下沾衣

全唐
詩話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於深山自幽而芳不
爲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衆香精
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關因命移植

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盛今則自禁闈洎官署外廷
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
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
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
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於一花無
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
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
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
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而退

余遂賦以示之

舒元與杜
丹賦序

文苑英華

往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矍然既罷昇鼓堂上絃吹大奏命爲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惟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序之以洗客念

柘枝舞
賦序

沈下賢集

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菱姹然如婦斂然如女今菱花色黃白而葉綠牧之所云似誤以菱爲芙蓉也

離騷草
木疏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五色線

客有以通犀帶示予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抒

此作蓋盡其美焉

通犀帶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

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斑竹筆管賦序

會昌一品集

仰山在郡之坤隅高松翳景名翬所集有麗鳥殊色

原註

殊色出應瑞鸚鵡賦

文如縹綉邑人呼爲山鳳凰愛其毛翬重於

身命雖遭煇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雞斷尾則殊知異心

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

山鳳凰賦序

會昌一品集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

一作

空籠與

翠尾皆至余憫而爲賦

孔雀尾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多蚍蜉余所居臨流實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爲此賦令稚

子煜和之

蚍蜉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羣飛集於林杪今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

因爲此賦

振鷺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瘁果熟乃取

不敢與猴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傅休奕有猿猴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爲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以辨之爾。

白猿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晚敷榮，相錯如錦。因爲小賦以狀其繁麗焉。

二芳叢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托植之幽深，採斲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體物良有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爲儒宗，詞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

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牡丹賦序

會昌一品集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卽孔北海故臺予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詢其所來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敘其所自作此賦焉

金松賦序

會昌一品集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

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
謂之平泉寶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清冬温
夏寒明媚可鑑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
謗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傅長虞庭有湧泉以其色
在夏則冷涉冬而温乃爲神泉賦况潛靈蘊異美過神

泉因效長虞所作偶成此賦

靈泉
賦序

會昌一品集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
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絲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
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葉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彿

佛焉

白芙蓉賦序

會昌一品集

紅桂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稽山之海棠剡溪之紅桂

會稽續志

百葉木芙蓉平泉草木記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

木芙蓉

會稽續志

山茶平泉草木記曰得會稽之貞同山茗在唐唯會稽

有之其種今遍於四方矣

會稽續志

貞同平泉草木記云稽山之貞同其花鮮紅可愛而且

耐久

會稽續志

朴平泉草木記曰厚朴得之剡溪

剡錄

思木平泉草木記曰相思木得之剡溪

剡錄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暮春

全蜀藝文志作春暮

有靈禽

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而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

賦書於扇上

李德裕畫桐花扇賦序

成都文類

陸龜蒙筍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自註云南方有方竹今澧川鐵冶多方竹竹內實微通心若釵股許筍可食亦實湘川人取竹作牀椅有四稜上穿孔入當耳

筍譜

榔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榔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

吳郡志

鴻墀

謹案笠澤叢書此賦下注乾符三年作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躓然強爲是文耶日休於文尙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

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

桃花賦序

皮子文藪

爾雅翼云唐陸龜蒙稱冬十月視穫於甫里夜間往往聞有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眈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來蓋當田之禾必竭其穗而後去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糲糲塗枝叢植於陂一巾千萬膠而不飛然則江東蓋未嘗弋也然聞今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亦皆以網植兩表於水相去甚近中網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獲千百輩則又與龜蒙

說異矣

毛詩陸疏廣要

鴻墀

謹案龜蒙此文見笠澤叢書題曰禽暴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

賦以矯之

後蝨賦序

笠澤叢書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

得喪因以言賦之

秋蟲賦序

羅昭諫集

蚋子之下有蠛子蠛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異乎皆狀小而黑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耳三伏間晝飛夜息啞啄人肌膚動爲瘡疔能飛不見其翼能嚙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雖縝密衣服亦可通透莊生焦螟之說近

之也至微之蟲豸詩獨無蚋故作賦以廣之

王周蚋子賦序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牀壁牕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封氏開見記

黃滔以詞賦名家有紅芭蕉黃蜀葵諸賦皆膾炙人口

十國春

秋拾遺

東華觀在邵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

枝凡八面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垂下游人以
手撼之則千萬枝皆動霸國時天策府學士徐東野謫
居於郡賞玩無已題詩并爲序云搖一枝則萬枝動看
一面則八面同白犬出其根青羊入其腹漢高帝琥珀

枕虛真君茯苓人疑其孕也詩云云

零陵總記

五代詩話

職官分紀云南詔獻朱鬣馬中書舍人王翊獻賦

十國春秋

黃筌字要叔會南唐賜後主六鶴遂命筌寫六鶴於便

坐之壁

一日暎天二日警天三日啄苔
四日舞風五日疏翎六日願步

名曰六鶴殿後

主令翰林學士歐陽炯作文記之

十國春秋

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曰松操疑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而謂之五絕者豈硯與少微爲五耶歐陽公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

攷古

質疑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

自持故無耿於蟬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蛇色動波間狀
珠還於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月令
腐草化螢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蚺水螢之
名狀亦言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

丹鉛
總錄

王導塵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淨暑虛心以
俟許詢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
散雪飛君子運之探元理微陸龜蒙塵尾賦有曰叩易
論元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蹟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
揮用之趣獨孤綬竹如意賦有曰發奧滌元遐鉤獨索

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
麋之大者爲麋羣麋隨之皆依麋尾而轉

緯畧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祖襲一

醉鄉王績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沈
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

密齋

筆記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

語本此

困學紀聞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

勃傲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困學
紀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捫蝨
新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

相亂曰金殿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緙漸歇曰緇衣將
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
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
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
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
文選及晉宋間句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
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
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
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曰新交與

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

野客叢書

王勃滕王閣序云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乃襲王巾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水襲庾信也

徐氏筆精

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爲韻

語耳

玉堂佳話

李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

酉陽雜俎

大獵賦賦也與子虛上林霸獵等賦首尾布敘用事遣

辭多相出入

古賦辨體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學齋
估畢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曝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

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困學
紀聞

漢賈捐之罷珠厓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夢寐見之陳陶此詩與賈李之文意同而入於二十八字之間尤爲精婉矣

升菴詩話

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余因舉東坡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元章云立字最爲有力乃水踴起之貌老杜三大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之意蓋出於此或者妄易立爲至祇可一笑

懶真子

進士周述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

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
逃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
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逃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
如此還未盡逃逡巡不能對

南部新書

元結唐中興頌率三句爲韻人皆謂結創爲此體非也
蓋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皆以三句爲韻會稽頌云皇
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
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云云自秦以後
文士罕爲此體故江左人至作兩句讀之而不得其韻

齊范雲始能作三句讀之近世碑碣之文亦有以三句
爲韻者此却自結倡之也

雲谷雜記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
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困學紀聞

鴻舉

謹案管子莊子史記俱有此等句法

朱白字素臣至道初爲承旨真宗卽位遷吏部侍郎白
擬陸贄膀子集以獻真宗察其意希大用遂命知開封

府

東都事畧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四六話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

常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謹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四六談塵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

伏豈齊仁獸

因學紀聞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竇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云云世宗嘉之

玉堂嘉話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則張詔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滂

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丹鉛總錄

韓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語脈本自易出易

曰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也項霸傳曰聞大王不聽不義

注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也

演繁露續集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
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
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逐前
人如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

可觀焉况其下者乎

鶴山筆錄

全唐文紀事

卷四十七

六

劉孝標絕交論凡此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野客叢書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

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楊子
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
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
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

之何可勝紀

野客叢書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
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遠

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困學紀聞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

言鳴字本於此

困學紀聞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五性仁義

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困學紀聞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困學紀聞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子以爲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掇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

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
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
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
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
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剝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生
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
涿人稱之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
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
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

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
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

始也

野客
叢書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撓於晉
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已出所以爲奇

倚覺寮
雜記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

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

捫蝨
新話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皇未有
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

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詞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表謝憲宗曰合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

之戒大異

捫蝨新語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

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洎於符石羗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至夭促何其乖刺也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聞見後錄

韓文公諫佛骨表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愈謹年代
尤促梁武帝身爲寺奴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上怒貶潮
州刺史按唐書姚崇傳崇治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
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
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孝和皇帝發使贖
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
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折也下逮
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
豈鈔經鑄象力耶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

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
此又昌黎公諫佛骨表之藍本也

管城
頌記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肴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
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
春秋書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
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
旣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鷁於宋六豈成文理故不
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
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

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爲悞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子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

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捫蝨新話

作文之法備於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予讀東門之枌三章皆述陳之民化其上而遊蕩至中章則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與始末二章自同而

異特爲奇偉詩人所謂泣鬼神者邪月令世傳呂不韋所作每月始末立例爲言不得不同其中未嘗不變其法至食麥食稻穀事大同小異五月則曰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森嚴奇譎如此屈子曰吉日兮辰良此其法也退之碑羅池廟曰春與猿鳴兮秋鶴與飛此老多得先秦文法六一翁疑之非是

江湖長
翁文集

退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蓋騷體也東

皇太一日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鏘鳴兮琳琅老杜曰紅
稻啄殘鸚鵡顛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錄得
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疑誤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

考古
編

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
城萬歲千秋勿使魂歸真定此卽模韓文羅池碑詞也
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毋我違
玉谿生自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曰時人目爲韓文

杜詩也

演繁露
續集

立言著論以辨白是非必須反覆抑揚庶得著明嘗觀
孟子辨百里奚自鬻之事何其切至也至韓文公勸李
賀舉進士而時以爲非故作諱辨觀其反覆抑揚論辨
甚力其布置機軸蓋出孟子試併錄於此萬章問曰或
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
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

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
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
爲之乎此一段反覆著明如是韓辨亦畧舉於此律曰
二名不偏諱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也律曰不諱嫌
名釋者曰謂若禹與兩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
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教天下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

原注若克昌駁發之類

孔

子不偏諱二名

原注如宋不足徵某在斯

曾子父名皙不諱昔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

原注虎世兩基皆唐帝名

惟宦官宮妾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

原注代宗名豫元宗名基

士君子立言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

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會

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孔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務行會參周孔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周

孔亦見其惑也夫周孔會參卒不可勝勝周孔會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孔
會參者耶其反覆抑揚與孟子辨百里奚事比而觀之

雖詳略不同而深切著明蓋亦一揆也

考古
質疑

昌黎上于襄陽書其中云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
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此語亦有所本
孫叔敖告楚莊王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顯士
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
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先後如出一

百居之系書 卷四十一
轍然而昌黎之言尤占地步

沙溪集

歐陽文忠公初得昌黎文嘗曰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
文以償其素志居無幾何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而於昌
黎不無所得觀其詞語豐潤意緒婉曲俯仰抑遜步驟
馳騁皆得韓子之體故本論似原道上范司諫書似諍
臣論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縱囚論怪竹辯斷句
皆似原人蓋有橫翔捷出不減韓作而平澹詳贍過之
示兒編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

自保會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
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
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
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

密齋
筆記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又云領水
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冊云陽山天下之窮處
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

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之退之似

祖述助者然皆奇語

猗覺寮雜記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據而發不得訾襲也諸家論文已備著其說偶讀退之上宰相書三篇論周公爲輔相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所求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至終篇諷時相無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書蓋頗類後漢高彪語彪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疾

不獲見彪遺書曰承間聞風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
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
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
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
傲士固其宜也退之文辭足以暢其情未必取則於此
在昔稱周公於規諷無有訝其過後世欲相諛悅亦稱
周公則人疑之矣

愛日齋
叢鈔

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
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祕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

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
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
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
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
云軻真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真少恩哉班孟堅
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
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
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於經誤矣予嘗
舉此質之雲奮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

隱居
通義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田學紀聞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

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田學紀聞

度世古元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
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
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
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
乎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旣絕乃通發紹述文

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子京唐姦臣贊云
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
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
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話

珊瑚
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
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
宏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
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

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於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匹後漢黃琬傳云時富權子弟多以人事得舉則知人事之語其來已久

雲谷雜紀

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伏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

於余之意也

聞見後錄

陳文惠公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相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鰐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

患鰐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鰐爲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

除使捕得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仕學規範

鴻墀

謹案明徐渤撰筆精謂唐有鱷旣徙至宋猶出

食人文惠一戮之後不聞再爲患則文惠之功出昌

黎上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

爲筍簾來

文章精義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尙書舜命九

官文法其餘敘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

井觀瑣言

廣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
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

丹鉛
總錄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
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
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
事退之特設以爲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子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
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卽位一一聽之先生

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巖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退

之所撰蓋脫胎於此

餘冬序錄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子厚送廖有方序皆出一時文
不相襲而議論符合歐陽永叔送廖倚序又合於韓柳
之所言者歐豈有所襲邪所送皆南人其人皆廖姓殊
可異韓序柳之爲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
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
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

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其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歐序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爲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

杞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不
容竝勝清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在
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廣
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郴桂所產物既非
昔之所有獨於今又當復嗇之耶

餘冬
序錄

陳第曰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爲文字之祖故淮
西碑法舜典也佛骨表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也詞意

並佳遂成絕筆

潛邱
劄記

訟風伯厚齋云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

兩師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義門讀
書記

曹成王碑朱子極喜此篇文公誌銘括例云法揚子雲

造語

義門讀
書記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據其敘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乃盡用屈子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爲常勤而終之以楚接輿所歌豈感歎之深不待自爲之辭特採古語咏歌之後人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於此列之變騷序以爲拜禹言者

李翱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

愛日齋
叢抄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七終